

减 心

有 / 佛 / 的 / 智 / 慧 / 人 / 生

减 念

魏承思 >>>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减心减念

有 / 佛 / 的 / 智 / 慧 / 人 / 生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减心减念:有佛的智慧人生/魏承思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7-208-12728-9

I. ①减… II. ①魏… III. ①佛教-人生哲学-通俗
读物 IV. ①B94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1238 号

出品人 邵敏
责任编辑 邵敏 崔琛
封面装帧 荆棘设计



减心减念:有佛的智慧人生
魏承思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shsjwr.com)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市北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145 000
版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728-9/B·1100
定 价 32.00 元

序

南怀瑾

我自 1988 年由美国首返中国，奇迹香江，旋因香港佛教图书馆何泽霖居士之恳邀，初在佛教图书馆对内部少数人士开讲《解深密经》“奢摩他及毗钵舍那”两品。嗣后因人介绍，得见魏承思，是时彼方适任《明报》主笔，英姿焕发，谈笑风生，似有南宋儒者吕东莱论议之慨，并具陈同甫豪迈之气。但因初识，惜其未纯而不敢言。人有告我，承思耽酒，且于酒酣耳热之余，肆酒骂座，口无遮拦，故人多忌之。而我平生爱才成癖，笑谓古人有言：由来名士多耽酒，未有神仙不读书。当时实也不知承思潜修佛学，且常为人捉刀代笔，而人所不知。

001

此后，承思每于工余之暇，常有往来，并为晚餐座上之客，渐受我等喜于禅坐之习染，我也等视其为一般时髦学佛者之酬应，其未必真有佛法修证之诚也。旋而渐知，承思乃书香后裔，其兄也深涉佛教，并茹素念佛，不染尘扰，实感大奇！岂魏氏兄弟犹如世亲、无著昆仲之遗风乎？

去岁，我约承思来太湖大学堂任职，共襄宏扬中国文化事业。不料承思于朝晚之际，每进禅堂与众共修禅寂，似非偶然戏论之行，心实异之。2009 年春间，承思忽以其所著《一般知识分子看佛教》之书稿示我，请予鉴证。初我接稿之时，意谓其年过知命，当其少壮之时，则为“浮沉宦海如鸥鸟”，而其仍然有“生死书虫如蠹鱼”之癖，此着应如一般泛知佛学者之

自我抒情之作乎？后经开阅，方知其有翻悟佛法重在真修实证之旨，甚为助喜。承思乃浙人，今有如此发心，其犹如洞山良价禅师之诗谓“净洗浓妆为阿谁，子规声里劝人归。百花落尽啼未尽，更向乱峰深处啼”之意乎？

我自憾平生不文，每有舒铁云诗云“平生耻作公家语，但为花神撰寿言”之感。然今则特为承思写此小序，并为其题写书名，以志此时此事之因缘也。

即 2009 年 6 月下旬岁次己丑夏至

南怀瑾

时年 92 岁

人间佛教(自序)

魏承思

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往往把佛教看成宗教迷信。一方面,因为现代教育都跳不出西方科学主义的框架,只要与其知识背景不同的思想文化都被一概视作迷信。另一方面,现今大多数人接触到的佛教信徒,无论出家在家,都对佛理不甚了了,耽于烧香祈福,令佛教失去真理的光芒,只剩下崇拜的躯壳。于是不少知识分子不愿意放下成见,亲自去认识佛教的本来面目。

001

其实,佛教并不膜拜偶像,而是真正虔诚地礼佛。礼佛是学习佛的光明智慧,虽然佛教徒也拜佛像,但拜的不是像而是佛。所以有没有佛像并不重要,在没有佛像下礼佛也一样虔诚。这就是所谓的“无相”。佛不是在帮助一个人长生不老,而是要他看出生命的真实现象,发现它的圆满意义。佛也不教人变贫为富,或化逆为顺,而是教人面对厄运时如何超脱,陷入困境时如何自处。当然也启发我们在顺境中,应当如何作有智慧的回应。我们无法用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来解决心中存在的苦厄。许多人在烦恼痛苦中挣扎,并不是没有金钱和权势,而是它们根本就派不上用场。解决心理问题必须从心中发现希望,才能挣脱泥沼。

佛教是什么?首先我们不要混淆佛法、佛教和佛学这三个不同的概念。佛法是指佛陀揭示的宇宙生命之真谛,这一真谛不仅是佛说的道理,

还包括亲身验证的方法。佛法是本来就存在的,不是什么人发明的,佛陀则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发现这一真谛的第一人。佛教则是指追求佛法的一种实践活动,包括对佛法、佛和僧的信仰。如果我们对宗教的定义是一种信仰,那么佛教确实是宗教,因为它绝对不排除信仰,不排除因揭露内在真理所产生的不可动摇的信心。但如果我们对宗教的定义是盲目地信仰一种教义,不需要自己重新发觉教义中的真理,那佛教又不是一种宗教。当信仰离开理性、背叛理性时,就变成迷信。但当信仰与理性结合的时候,就能够防止理性变成一种纯粹知识性的游戏。佛教可以说是信仰和理性的完美结合。佛学仅仅是一门研究佛教理论、历史和文化现象的学问。研究佛学的学者不一定信佛。

佛教是一个历史范畴,从印度原始佛教到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它本身经历的演变发展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佛教吸收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次大陆,它对古代印度文化既是一次重大变革,又是一次系统总结,从而成为古代印度文化的代表。释迦牟尼对当时流行于印度社会的婆罗门教和各派沙门思潮进行了分析、批判、摄取、改造和创新,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佛教。他是当时印度社会一切宗教、思想和文化的集大成者。佛教以“四谛”等三十七菩提道品学说为中心,包括“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等理论,并由此形成大、小乘。在释迦牟尼之后,印度佛教学者马鸣、龙树、无著、世亲等又提出“中观”、“唯识”、“真空妙有”等学说,丰富和发展了佛教哲学。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也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上。佛教不但形成了一套完整繁复的哲学体系,而且形成了主张平等、慈悲的道德伦理规范,形成了灿烂辉煌的佛教艺术和十分独特的生活方式。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佛教文化几乎涵盖了整个印度社会生活。古代印度文化诸领域,例如哲学、逻辑学、医学、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与佛教相联系,并

且从属于佛教文化系统,构成了佛教的“五明”之学。可以说,没有佛教文化,也就没有印度次大陆古代文明的辉煌巅峰。

公元前2世纪末,横贯中亚细亚的交通路线开辟以后,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这两种相隔离的东方文化开始交流。佛教从印度传到西域。西汉末年,又随着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商队缓缓地踏上了古老的中国大地。从此,它在异质文化圈的中国开始传播开来。佛教推动中国古典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从而扩大了范围,丰富了内容。它以独特的思维方式给予人们新的启发,使人们得以解放思想,摆脱旧的儒学教条。佛教还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中国古代许多小说、戏剧、诗歌、散文都可以从佛教里找到渊源关系。佛教还丰富了中国人的语言,输入了大量的新词汇、新语法,扩大了汉语词汇,有的还成为日常流行的用语。自公元148年安世高东来译经引起,260年朱士行西行求经,至公元1175年朱熹、陆象山鹅湖之会,这一千余年间是中国文化的灿烂辉煌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主流之一。可以说,没有佛教,也就没有魏晋六朝以来异彩缤纷的中国古代文明。

003

佛教有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它反映了人类对生活的体验、理解和愿望。人生是有限的,物质是会改变的,如何在有限的人生中,获得永恒的幸福呢?这种永恒的幸福不能从物质世界获得,而只能从精神世界寻觅,因为唯有精神是无限的。人对无限的要求,不只是存在于一种虚无缥缈、捉摸不定的幻象里,而是要掌握一种实在的、具体的精神体。这种精神体必须具备人所具有的一切意志和人格。这种精神体的无限本质可以满足人的超越性,满足人对永恒幸福的渴望。宗教就是这样一种精神体。宗教是超越现实世界的,可以满足人类超越自我、追求永恒圆满、至真、至善、至美的心理需求。因此,人的超越性也就是人的宗教精神。对于人类超越自我的心理需求,每一种宗教莫不因其本身的传统而有不同的说法:西方的基督徒称之为渴慕天堂,为了神爱而舍弃自我,舍弃这个世界;东

方的佛教徒称之为解脱生死流转。不同宗教超越自我的途径也是不同的：基督教主张依靠上帝的拯救实现这种超越性；佛教却没有这个“拯救者”概念，它教人自尊自信，依靠自己的力量从生死痛苦中解脱出来。佛教认为，所有众生都拥有成佛的潜力。换言之，就是拥有达到完美的解脱和智慧的潜力。所有掩盖这种潜力，同时阻止它自然显现的事物都只是短暂而不具有实体的。佛教把掩盖这种潜力的污垢称之为“无明”。学佛的心灵道路就是要让自己除去无明，实现我们本来就拥有的完美。

在现代社会,人们依然需要佛教。据粗略统计,目前全世界有佛教徒7亿多,占世界总人口的11%。成立于1950年的“世界佛教徒联谊会”包括了32个国家与地区的98个组织。佛教不但在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拥有广泛的信徒,而且在欧美地区也得到急速发展。据1982年《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的统计,欧洲有佛教徒21万余人,北美约近19万人,南美有50万余人。在20世纪80年代,欧美的佛教徒急剧增长。据近期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报道,在美国各个宗教中,佛教信众是增长最迅速的。全美佛教徒人数已达400万,占人口的1.5%,各种佛教社团近两千个。欧洲的情况也大致如此。特别是在欧美各国,佛教禅宗和藏传佛教变得十分风靡,几乎达到一种狂热崇拜的程度。许多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以及心理学家都成为禅宗或密宗的热情崇拜者。

现代人需要佛教,是因为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拥挤,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的烦恼,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摩擦冲突几乎无时无刻都在所难免。现代社会在物质与精神、科学与人文、竞争与和谐的关系上出现了明显的失衡状态。佛教可以为人类矫正这种文明失衡提供助力。佛教在解决人生问题上有许多思想宝藏,如果能把这些被

神学色彩淹没的思想宝藏重新发掘出来,将使我们真正认识人生的意义,增进我们的人生修养,改变我们的人生态度。

重物质,轻精神,乃是现代文明的第一大失衡。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愈益富足,在心灵上却愈益贫乏。人类变得愈来愈被物质所羁绊。现代人以为,人生的目标只是完美的物质,以及取得这些物质的知识和能力。他们逐渐把自己变成了物,生命成了物的附属品。物化的生活严重地折磨现代人的精神。人们变得贪得无厌,不停地向外追寻物质享受,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永无满足的时候。有了彩电,要冰箱;有了冰箱,要空调;有了空调,要汽车;有了汽车,又要别墅,总想统统弄到手才好。现代人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人们整天为获得更多更好的物质而忙碌,自己则迷失在忙碌之中。生活缺乏创意,心灵失去自由。人们与自然疏离,与家庭疏离,与社会疏离,乃至与自己疏离。割断了与精神家园的古老联系,无“家”可归已成了时代的标志。看上去每天都在忙忙碌碌,夜深人静时却觉得怅然若失。精神上的空虚、焦虑、烦躁、困惑、孤独和绝望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他们常常发出“什么都没有意思”,“人生是什么呀”,“人世如同地狱”,“我该怎么办呀”等感慨和疑问。许多人为了避免这种空虚和孤寂,或者整晚打麻将,或者置身灯红酒绿,或者一头栽进电视和网络。吸毒、自杀、性犯罪等社会问题以及忧郁症、狂躁症等精神病症泛滥成灾。这一切都证明:物质生活的富裕并不能使人们满足和快乐。人们不但需要物质生活,同样也需要精神生活。佛教以“无常”、“无我”理论否定了人们对物质的执著追求,认为所有的物质存在都是有限的、虚幻不实的,从而引导人们转而追求内心的自由和宁静。佛教通过戒、定、慧三学帮助人们把自己的心调适得非常安详,希望人类能以至真、至善、至美的心活在这个世界上。在喧嚣嘈杂的现代生活里,佛教为人们提供了一片充满生命之喜悦的“精神家园”。

005

重科学,轻人文,乃是现代文明的第二大失衡。在现代社会里,科学

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的知识在 19 世纪每五十年翻一番，而在目前，翻一番的时间已经缩短为两三年。“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过去是神话语言，今天已成为现实。人类今天所掌握的知识约有 90%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的，只有 10% 是过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科学技术的进步把我们带入现代社会。然而，现代人越来越把科学当作万灵仙丹，陷入绝对科学主义的泥沼。人们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科学可以决定一切问题。人们只相信用具体或数学方式证明的事物，对于人类心灵的作用，则已经鄙弃而不顾了。即使在思想界，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相继而起，他们渴望把一切知识都带入数学的领域，因为只有数学的必然性才是绝对的必然性。在逻辑和知识论等领域逐渐以符号和数字来表达那些非具体的概念，将人的观念也套入了公式。在这样一个时代，人的义务和责任似乎只是作为这种公式上的一个数字和符号，人的生命只是成为生产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科学如果仅仅只是追求纯粹的知识，完全无视对人、对社会、对人类未来的责任；科学如果仅仅只是追求纯粹的功利，完全不顾由此造成的人情淡漠、社会离异、个人的孤寂感，不顾人类对自然界无限索取引起的报复，那么，从理性出发的科学将会失去理性。科学主义的畸形发展将会把人类推向无底的深渊，人的价值和尊严将会消失在这个深渊之中。

人们回过头来看自己，发现科学的发达极其有限，并不能解决一切人生问题。科学基本上是分析式的，容易迷失在现象永无止境的复杂性中。科学涵盖的发现领域之广，深深抓住了现代人中最优秀的头脑，对知识的追求像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淘金热，对人类智慧的追寻却被忽略了。于是，近年来人的问题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人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人在茫茫宇宙间处于什么地位？人世间的爱又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又重新萦绕在人们脑际，每一个人都企望找到答案。在西方，天主教会把现代社会里，诸如战争、环境污染、贫富分化、生活的

毫无节制等种种不合理现象归于人们背离宗教道德伦理的缘故。新托马斯主义则进一步把宗教伦理作为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其代表人物马利坦在《天主教与社会进步》中指出：“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本质上依赖于伦理。”在他看来，只要人人都遵守宗教道德准则，人世间就充满了爱，人世间的一切矛盾都将得到最公正的解决。人的尊严和地位才能得到真正的恢复。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眼界的逐渐开阔，对自然、宇宙以及人本身了解的不断增进，“上帝万能”的观念与现代理性精神发生了冲突。人们不再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人类，上帝什么都能做，什么都可以做。这种倾向用尼采的名言表示出来就是“上帝死了”。然而，人们能够放弃上帝这个“拯救者”的幻像，却不能放弃宗教精神，不能放弃心灵需要。于是，人们依然走进教堂，却又充满疑惑。佛教却没有受到“拯救者”概念的拖累。佛与菩萨是给予众生超凡力量的朋友、亲人和天然保护者。佛和菩萨不会发怒，不审判众生，不会把人打进地狱受苦。如果人会入地狱，那是自己的“业力”送他去的，绝不是佛惩罚他而将他打入地狱的。佛与菩萨不但不会送人进地狱，还要亲自入地狱去普度受苦的众生。佛陀教人自尊自信，依靠自己的力量从生死痛苦中解脱出来，在涅槃寂静之中获得无边的欢乐与永恒的幸福。人们服从于佛的说教，服从于佛教的戒律，并不是服从于一种权力、一种限制，而是服从于自己的本性。佛教作为一种人生宗教，一种人生哲学，具有超乎西方宗教之上的优势，更能契合现代人的精神需要。

007

重竞争，轻和谐，乃是现代文明的第三大失衡。在现代社会里，把个体的活力、个体的创造性以及个体之间的竞争，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崇尚个性解放、个人奋斗和个人利益至上。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打败对方或超越对手上，普遍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赞美和肯定。竞争产生对立，忙碌带来紧张，赢得别人的赞美却迷失了自己，结果导致极

端利己主义和人际关系的冷漠和隔绝。人类被封闭在“自我”之中,与社会疏离,与人群疏离,甚至与家庭疏离,内心没有一丝温情,哀怨和寂寞的情绪时时汹涌而来。佛教从缘生理论出发,认为“此有则彼有,此生则彼生。此无则彼无,此灭则彼灭”。一切现象的存在,都是由种种条件和合而成的。世间众生相依相存,人也是如此,每个人都要依赖其他人才存在。社会由无数个人组成,离开个人无所谓社会,而个人离开社会也不能成其为社会的人。个人所造之业产生的力量(即别业)固然能决定他者的命运,但千百万人汇聚起来的“共业”更是一股巨大无比的力量,它推动人生,推动历史与宇宙的流行运转。这种共业所形成的局面即是人类共同遭受的果报,绝非个人之努力所能挽回。所谓天灾人祸,就是这种共业的果报,哪怕佛、菩萨对此也无能为力。因此,要增进人类福祉,不能单独行动,而要全体都行动起来,以普度众生为目标,自利利他,甚至要以他为己,把自己融合在众生的汪洋大海之中。佛教启发人类伟大的同情心,引导人们发扬无私奉献、大慈大悲的菩萨精神。这对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友爱、相互帮助、和睦相处,具有积极意义。

在现代社会里,不仅人与人之间竞争,人类还要与自然竞争,企图征服自然。所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结果导致严重的生态危机,如有毒废物污染了土地、水源及空气;森林被砍伐殆尽,沙漠迅速扩大,动植物品种急剧减少;太阳光辐射穿透稀薄的臭氧层,地球温度不断增高,气候极不稳定,破坏粮食生产,导致大规模饥荒;成千上万人移民到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有限的农田要喂饱世界上过多的 65 亿人口。国家之间为争夺仅存的资源而争战不休,我们的世界失去了和谐,除非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否则这个世界就会充塞巨大的毁灭、痛苦、冲突与绝望。佛教从“依正二报”理论出发,认为由业受报有两类:一是作业者自身,为“正报”;二是作业者所生存的环境,为“依报”。“依正不二”,本无二致,人类与自然环境应该是和合共住、唇齿相依的共

生关系。人类要有平等心,要尊重“无情识”的自然万物,不可随意摧残、掠夺、破坏自然。人类只有与自然和谐共处,才能保证自身的延续和发展。

许多人会误解佛教,以为佛教是玄虚而渺茫的,不关心现实的人生,只追求后世胜业或生死解脱。其实不然,佛教完全契合现代人的生活需要。释迦牟尼佛降迹人间,生活、修道、成佛均在人间。说法度生,也都以人类为主要对象;所说教理也都以人生现实为依据,以觉悟人群为中心。因此,自从人间有了佛陀和佛陀的教法,佛教就是属于人间的。

这些人所以有这样的误解,大半来自对部分寺庙弊端的印象。有些所谓的佛教徒,不热心弘扬佛陀的根本教义,漠视佛陀伟大崇高的人格,不在自己的人格修养上下功夫,也不愿意以纯洁无瑕的慈善心利益他人;既不研究经律论,也不修习戒定慧,而是只做超度亡魂、磕头祈福之事。近日更有许多道场越来越讲究形式,寺庙一座比一座宏伟华丽。看看那些巍峨的建筑,以及越塑越大的佛像,主张减少欲望的佛寺很多已不幸沦为欲望膨胀的地方。人们如何能在这种地方找到心灵的安宁?其实,佛陀在世时,大部分时候居无定所,风餐露宿。这些人的行为与佛的言教相违背,是对佛教的玷污。

009

也有部分误解来自对佛教教理的浅尝辄止,不求甚解。他们以为,佛教说“苦”、说“空”,是对人生的绝对否定,是绝对主张逃避现实,超尘出世。其实,佛教对人生既否定又肯定,既主张出世,又主张入世。人生对涅槃境界来说当然是不值得肯定,只有苦没有乐;只有红尘滚滚,没有寂静清凉。但是,人类又有许多优越性。从证悟宇宙生命真谛的角度而言,人生不但比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优越,而且也胜过天界。《大毗婆娑

论》说：“人有三事胜于诸天：一勇猛；二忆念；三梵修。”天人福报多，故不重视修行，诸天正乐，乐不思“佛”。阿修罗嗔心太重，容易暴怒，妨碍修行。唯有人类苦多乐少，能够知苦、断集、证灭、修道，因此人类最有动力学佛成佛。《阿含经》说：“诸佛世间，皆出人间，不在天上成佛也。”释迦牟尼佛、弥勒佛、药师佛在成佛之前，无一不是先降生人间，然后才证得佛果。释迦牟尼佛说：“我身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得佛。”他每每赞叹：“正法难闻，人身难得。”《梵网经》上说：“一失人身万劫不复。”可见佛教对人生是何等重视。

佛教固然认为人生是苦，人生无常，不值得留恋，应该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是出世的。但是，按照佛教缘起理论，一切现实存在的东西包括人生在内，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我们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只有认识它，转变它，即“转染成净，转凡成圣”，找到生命的落脚点。所谓转染成净，就是说人类的自性即佛性，不是要从外界去找一个叫佛的东西，安放到自己的心里去。只是本来存在的佛性被污染了，只要拭去污染本性的种种烦恼，使它清净透亮，人们就能见到自己的佛性了，也就是觉悟成佛了。这种转染成净的方法，就是一般所说的修持。种种修行方法，诸如戒、定、慧、六度等无不是为了转染成净，见性成佛。释迦牟尼说：“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中国禅宗六祖慧能说：“若欲修持，在家也得，不由在寺，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解脱者和凡夫的根本差别，在于是否证悟宇宙生命的真谛。因此，修行重在醒迷启愚，自我求得觉悟，并不一定要独处幽栖，潜形山谷，绝迹人间，杜绝交往。

佛教大乘教派创始人龙树说：“涅槃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槃也无少分别，涅槃之实际，及与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他在《大智度论》里提出，“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大乘的出世入世平等无差的思想传到中国后，为历代的佛教大师所继承和发扬，其中尤以禅宗最

为出色。六祖惠能把大乘“即世而出世”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相信：“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似求兔角。”就是说，离开人间，离开社会去求佛法、求解脱，就如同求龟毛、求兔角一般地不可能。另一位禅宗祖师神会也说：“若在世間即有佛，若无世間即无佛。”为什么人不能离开人间，不落因果地去寻求佛法？因为在禅宗和尚们看来，已经觉悟的人和尚未觉悟的平常人一样都是物质性的存在，其差别只在迷悟不同，境界悬殊。作为物质性的存在，不能生活在时间和空间之外，摆脱各种存在的限制，违背各种自然法则。人们只能处在有限的事物之中追求无限的精神超越，只能在吃饭睡觉之类的日常生活之中寻求涅槃之道。有一则禅宗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有一次，睦州禅师的弟子问他：“道是什么？”禅师回答：“吃饭睡觉。”弟子大惑不解说：“我不了解你的意思。”禅师说：“如果你不了解，你就吃饭睡觉吧！”觉悟者和凡夫俗子都离不开吃饭睡觉，所不同的是，后者吃饭睡觉只是要活下去，却不知活着为什么，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的归宿何在。前者在吃饭睡觉的同时，已经领悟了宇宙人生的真谛，使自己的心灵得到解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因此，在他们看来，“吃饭睡觉是道”，“平常心是道”，“搬柴运水俱是佛法”。离开了尘世，也就无道可求、无法可觅了。佛法在世间，因此人只能即世求出世，即世而出世，入世与出世在这里是浑然一体的。释迦牟尼佛在 31 岁得解脱之后，仍仆仆风尘，济世救人，至死方休。因此，他被佛教徒视为在世超世而入世的楷模。那种悲观厌世、无所作为的遁世思想并不是佛教真正提倡的。相反，佛教主张发扬“不厌世间苦”，“不羨涅槃乐”，只愿众生得离苦的慈悲精神。

011

从“佛法在世间”的观点出发，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界提出了一个“人间佛教”（又称“人生佛教”）的概念。人间佛教的特点是重视人生，强调以人为中心。近代高僧太虚和尚对人间佛教作了概括。他把全部佛教的目的与效果分为四个层次，即人间改善，后世胜进，生死解脱，法界圆明。认

为这四个层次是全部佛法所包容的目的。其中成就法界圆明的佛果是全部佛法的终极目的，前三层都是达到此目的之途径。从人生改善开始，才能进至于成佛。但是以往佛教厌离现实人生之心切，偏重于求后世胜业或生死解脱。这就如同小学还未学好就想上大学一样，人格未完成，如何痴想成佛？另一位近代高僧印顺和尚说得更明白：“人类学佛，只是依于人的立场，善用人的特性，不碍人间正行，而趋于向佛性的完成。”主张发扬佛教切合人生现实的积极进取精神，积极投身改善社会、净化人生的善业，使佛教与世间打成一片。人间佛教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佛教。